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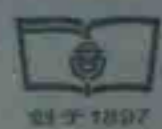


# 柳诒徵文集

柳诒徵 著  
杨其乐 张昭军 主编

柳诒徵

第九卷

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創于1897

杨共乐 张昭军 主编

# 柳诒徵文集

卷 九

柳诒徵 著

张昭军 向鸿波等 整理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

## 历史与文化论集（一） / 1

有关太平天国的两则史料

——宣统元年三月初三《日记》（摘录） / 3

拟续辑《京江耆旧集》征文启 / 5

余荫轩记 / 7

壬子苏门纪事 / 9

《中国文化史》纲要 / 18

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 / 21

汉人生计之研究 / 42

钦天山重建观象台议 / 50

清史刍议 / 53

近世史料（一八四〇年之报纸） / 64

中小学历史教学的意见 / 85

江苏之财政 / 88

汉官议史 / 92

梁氏佛教史评 / 105

论中国近世之病源 / 113

选举阐微 / 121

顾氏学述（附陈第《毛诗古音考》序） / 127

- 论大学生之责任 / 140  
华化渐被史 / 149  
论今之办学 / 198  
读墨微言 / 201  
陈鹤溪先生墓表 / 206  
论臆造历史以教学者之弊 / 207  
婆罗门述 / 214  
契丹大小字考 / 224  
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 / 229  
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 / 262  
说 习 / 300  
大夏考 / 304  
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 / 307  
拟编全史目录议·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研究组议案 / 312  
明 伦 / 317  
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 / 321  
教育之最高权 / 326  
庆节母张孺人传 / 331  
评陆懋德《周秦哲学史》 / 332  
励 耻 / 341  
学者之术 / 343  
送吴雨僧之奉天序 / 347  
奴儿干事辑 / 348  
《中国文化史》绪论 / 355

▲  
历史与文化论集（一）  
▼



## 有关太平天国的两则史料

——宣统元年三月初三《日记》(摘录)

初三日写龙藏寺碑一纸。得初一日家信。是日，予与梁公约、李审言、吴温叟公宴繆小山师及况夔笙、朱仲我、王寿萱、丁秉衡、陈善余、刘申叔，毛元徵、王道农、雷夏昆仲，刘蘧六、逊甫叔侄于鸡鸣寺之豁蒙楼。楼五楹，踞鸡鸣埭之颠，俯逼台城故址，北瞰后湖，东眺龙膊子，光绪甲辰张抱冰督两江时所建也。予以午前九时自商校乘人力车循马路往，沿途柳絮扑面氤氲然。迟日吞吐于薄云中，天气半阴半晴，体目爽朗，忘路之远。至寺下车，拾级登山径造楼下，则寿萱、仲我、道农、秉衡，审言、温叟已先在。……仲我……与秉衡谈湘军克江宁城时状至悉。

盖仲我故曾文正门弟子。湘军破城后，文正驻节水西门安徽会馆，仲我从官焉。当时诸衙署多未复，城内所余广厦大抵诸伪王府，余则焚毁殆尽，城内弥望瓦砾，街道多不可辨。文正平贼后，首设书局，延诸名士校刊《船山遗书》，仲我实与其事。伪忠王李秀成口供亦书局所刊，仲我为校定，至今犹藏初印本于家。仲我云：书贾李光明以刊印李秀成供状致富。盖当时各街争欲睹李供状，光明经售无虑数千本。秉衡询刊板与秀成口供有无异同？仲我云：渠所见原稿经曾文正删改，去其前后重复及誉湘军处，余无所损也。……

客既集，相率登楼纵览。楼空无几榻，咸立谈或凭窗而望。繆师指龙膊子告善余以湘军攻城时事，曰：贼匪守城，严防穴地，曾忠襄命士卒环城穴地，胥不得入。最后，李臣典献策曰：吾军所穴，率当贼少处，贼少则内备必严，特羸形以诱我，故不可攻。今宜改就贼众而列炮多处，贼众而列炮多

处，彼必谓我无穴，穴则不备。忠襄从之，城果崩。时李臣典已病，不数日卒，忠襄以臣典为首功。而世传臣典当城破后纵淫贼宫女而死者，误也。方城破时，贼退阵督署东，期巷战。官军登龙膊山相持不下，而水西门亦破，贼始散。水西门之破，由官军售米起。官军围城时，贼列营城外相抵拒，骤不可破。城垂下，城外犹余二营，为死守计。贼内乏食，乃与官军通，购官军米，石五十金。事为陈湜所闻。湜乃扬言售米，诱贼酋至，迫使降，酋矢不从，湜拘之营中。龙膊子之穴道既成，湜告兹酋曰：城破有日，曷早为计。酋仍倔强不逊。迨官军入城树帜山上，湜使酋塑之，酋乃匍匐乞命。湜曰：无患，若能导吾军入城，则贷若。酋仓皇归营语群贼，贼大奔。官军随贼入水西门，门者见官军犹欲下千金闸，格之。湜部下有善走者与贼同入门，出死力抵闸，闸得不坠，湜拥大队入城，遂复。降酋及抗闸者，后均保至总兵。……

王氏昆仲，直隶正定人，侨寓泰州。刘氏叔侄，安徽贵池人，侨寓金陵。况夔笙，广西临桂人，亦寓此。仲我，长洲人。秉衡，常熟人。繆师父子，江阴人。温叟寿萱，淮安人。公约，江都人。元征，甘泉人。申叔，仪真人。审言，兴化人。善余与予，均丹徒人。十七人无一江宁籍，而同时聚于兹地。耆年宿德如繆师、仲我者，犹及见道咸时事，述中兴战业如指掌。最少者为遽六，僧保，得奉杖履。闻先朝掌故，是皆不可不记。予以昔人兰亭诗序、曲水诗序率皆藻绩景物，述事不详，使后人读其文者不能推见当时谈宴之乐，故创为变体，以记其事，俾异日得览观而想象焉。

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《中国近代史》1983年第5期

## 拟续辑《京江耆旧集》征文启

闻之陈留耆旧苏林广圈称之传，会稽后贤钟离续谢承之作。诵四方之传道，以先达为师表。所以益履绚之知，辞覆瓿之诮也。

嘉庆中吾乡张寄槎、王柳村二先生辑《京江耆旧集》十三卷，踵漫塘之遐躅，昭选楼之闕旨，以诗存人，断代为集，名篇巨什，灿然大备，又仿竹垞《诗综》、兰泉《诗传》之例，间系小传，并附诗话，视缕生平，扬榷宗派，高山仰止，以志景行，海上移情，特标师法，俾读者踞觚之暇，辄慨慕夫向台，执鞭而从，不徒压夫元白，发潜阐幽，厥功尤伟。

顾原书上起国初，下逮嘉庆，道咸以后，有待赓续，窃维康乾诸老宿，际会升平，润色鸿业，或环林抗志，或卷阿矢音。订会昌一品之编，腾声延阁，刊窦氏联珠之集，接武名山，流播匪艰，最录斯盛。至于挽近，迭经兵燹，潢池盗弄，海水群飞。咏时事者，多噍杀之声，处乡曲者，靡燕间之乐。经师伏术，恒同夹氏之无书；词客倦游，罕值茂陵之求稿。束笋戢戢，仅以代薪，巨材槩槩，几成废栋，甚或嗜蟹形之奇字，习缺舌之方言。四始之谊未闻，九能之目莫举。问高曾之手泽，悉付秦灰；恃童蒙之耳食，便訾汉学。黄茅白苇，溢于胶序；元英大吕，閤寂于坛坫。以故际中兴之盛世，求正始之遗音。虽密迹于里闾，常惊駭其河汉。即有孙卿老师，李峤才子，振绝业于艺苑，列佳传于国乘，而询之乡人，求其遗著，大半束之高阁，十九视为土苴。矧单门遗耆，荒江畸士，闭关遁迹，仰屋哦诗，笔砚都焚，剩吉光之片羽；枣梨未梓，扃古井之坚函。马鬣长封，牛腰罕覩。任群儿之撼树，无遐裔之凿梁。其有待于后人，殆尤重于曩哲。使不早为哀集，广其传布，绵世浸远，光灵不属。将见贞元供奉，朝士皆迷，曲洧旧闻，残编胥佚。能无

慨广陵之绝响，叹伊川之为戎乎！不揆栲昧，妄冀导扬。叹来日之大难，幸前修之未远。既节俸入，重刊原书。复拟续修，以章乡故。唯文字之搜集，赖大雅之扶轮。求赤水之珠，地望仍兼四邑；溯青苔之馆，诗征共有千秋。惟是沟犹肤学，窾启寡闻，铸金之志虽坚，聚沙之力未富，扬曾波于勺水，愧睢涣之未深，叩巨钟以寸莛，知韶護之难逮，所冀此邦右族，文学世家，发晏婴之遗书，稽郭公之家传。举凡蒲津雕本，藤担钞藏，瑶华一乘之余，邺架万籤斯萃，或泔泔巨制，或寥寥短章，悉赐邮封，毋靳移写，沐乡先生之遗泽，用广编摩；备太史氏之采风，兼资矜式。庶几京口续集，不限于乾道之编年，丹阳诗人，重媿夫殷璠之著录云尔。

庚戌八月

载于《柳诒徵劬堂题跋》，华正书局，1996年版

## 余荫轩记

讷庵李先生家郡城之演军巷，听事有一经堂额，邑人朱鏊书，粤氛后失去，歙县洪典籍福补之，宅后有隙地，杂蒔卉木，某年秋辟小轩，颜以“余荫”。属诒徵记之，且诏诒徵曰：予之得率子若孙糊饘粥于是者，非予力；予高祖根仙府君德也。公精疡医，治病必尽其术。贫不能就治者，公輿后载豚泊一满镬，至其家俾饱餐然后施针石，辄应手愈，戒輿夫勿索一钱，数如是。公卒，窆人不期而会葬者，至庭不能容，宅故公构，中毁于兵，予稍稍兴葺之，兹轩，志不忘公德也。

夫天下之大，析而为省、府、州若县。省、府、州、县析而为凡民之居。一夫所受，率不过亩许，其势微甚。故大屋之兴替久暂，率视天下大势。往者金田之役，夷破郡县，如刈菅蒯，故家华屋，相随而荡析者，曷可胜数。诒徵生晚，不及见吾郡道咸以前之盛，然窃闻诸老先生言，某某居某所，今易主数四矣，未尝不叹运会之来，虽豪宗鼎族，亦不能以私爱相抗也。然李氏以仙根公之德，绵衍五六世，宅虽半燬，今且蔚然复旧观。然则一人之力虽微，亦视其自所树立为何如，安在一时颠蹶，其后不可重振耶，又奚必推诿运会，碌碌随世转移耶！虽然医微术也，活一二人以至于千百人，其泽所及亦一二人至于千百人已耳，彼儒者以圣贤之道扶世觉民，一言一行，被其泽者数十百世，相较何可以道里计。然医且足荫子孙庇室庐，若是则儒术之积善余庆，顾不尤重耶！先生少嗜词赋，擅名垂五十年，晚乃好儒先性理书，见道日广，辟斯世淫讹之说甚力，吾见先生他日著书是轩，阐明经籍，其流溉正有未艾也。

附李恩綬批：

君家翼南先生能骈，未知于散体何如？

笔情骀宕，纯以柔写之，湘乡相国之服膺惜抱也。今为酌数字，欲吾知己谅之。

弟綬諱于适园

载于《柳诒徵劬堂题跋》，华正书局，1996年版

## 壬子苏门纪事

镇江故有米市，广潮商人及钩卫、沙网各帮，均萃于镇，轮帆迭运，为商业之大宗。自清光绪二十一年，合肥李氏挟其权力，运动江督，禁镇江关收米麦税，移米市于芜湖，于是镇地商业，遂有一落千丈之势。尔时江督胥吏来镇关说，索贿六千金，允仍以芜市移镇。镇商既绌于资，又乏团结，不允其请，芜市遂一成而不返。

辛亥九月，民军光复，镇商欣欣然以为脱满清专制之苛政，人人咸得所愿，莫若此时，遂议复开米市。先由米商林雨农、方铭耕、陈绍章、丁让卿等，具请议书于丹徒临时县议会，思以议会之力助之恢复。而镇商于小江之子与米商某有憾，散布传单，谓有奸商运动，复开米禁，议会议员幸勿为所动，否则将以黑将军从事。黑将军者，时俗谥手枪之号也。临时议会正议长杨子磐，见此传单，戒诸议员毋议此事，并嘱其戚韩某上书请议禁运米出口，于是此议遂中辍。

是年十二月，镇地商业日益疲敝，金融阻滞，百货不通。米商与各业商人，以为欲救镇江市面，舍规复米市外无他策，复申前议于议会，镇地浮言亦稍息，遂以十二月十七日议决严订章程呈请江苏都督，公推诒徵主稿，廿日稿成，廿四日上之督府。适督府警务科长张鹏字倚云者在镇，诒徵及议员李寿箴仰彭述镇商困难之状于张，嘱其陈于都督。张至苏，遂促督府诸公批准，而财政司之主稿者难之，仅批：“事属可行，其中有无窒碍及慎防流弊之法，仰丹徒民政长查复。”张见此批，争之。财政司曰：“君亦督府中人，何不知办公之法，此事极有关系，讵可轻允其请，致都督独担其责乎！”张不得已，告诒徵及寿箴转嘱商人催民政长速复，而丹徒民政长杨邦彦与议会积

不相能。督府公事至民政署，民政长延不查复。诒徵恐其事之缓而生变也，与李君商略要民政长及商会总理各商董至议会协议。

壬子正月七日，民政长挈实业科长王振文至会，集各商研究前呈章程有无流弊及窒碍之处，修改数条，于初九日呈复都督。各商以为事在必行，遂先举总理，定于十五日开斛。外埠米船亦闻风靡集，而芜湖及上海各米商知镇市之复，于彼不利，亟发电至大总统府、陆军部、江苏都督各处，谓镇江食米弛禁，轮船纷纷往运，米价骤腾，关系民食匪浅，请飭严禁。于是苏督遂出通电，禁止运米出口。镇商得耗，皇遽不知所以，乞诒徵与李仰彭出面争之。诒徵与仰彭以为此事发之南京，当先赴南京力争，然后赴苏。

十六日，乘汽车赴宁，挟赵君馭六书抵陆军部长黄兴，黄不在部。谒次长蒋作宾，蒋嘱与军需科科长林凤游面商。林允为发电至苏督。越日访张彬文质夫，询电文何若？张谓：“部电未发。昨晤副官某，询两君颠末，疑为米商，故未允其请。”诒徵与李君遂诣第三师团旅团长张斯麟仲书处，乞其函询蒋次长。越日，仍不得要领。诒徵与李君知陆军部之不愿为力，遂上书孙大总统，于十九日面谒孙君。孙谓：“此系地方之事，须由苏都督主持，君等可上书苏督，某不惮取消前令。”诒徵等遂自宁乘夜车返镇，时正月十九也。

廿日早，闻民政长以苏督通电出示禁米出口。米船之在镇者，咸开至无锡市易。镇商开会，拟请民政长收回成命，而民政长已赴苏。于是公推诒徵及李君赴苏谒庄督，并推宋君中孚，胡君铎至苏，要求民政长为民请命。是夜同乘汽车赴苏，抵惠中旅馆，与民政长同寓。民政长见四人来，心滋不悻，然亦不得不允其请，遂偕诒徵同谒都督。适都督他出，遂至财政司晤副司长陈美南。陈故老吏，语极狡猾，诒徵与之辩难数十分钟而罢。

廿三日，民政长先入城，约诒徵与李君午后齐集于财政司，诒徵与李君至财政司，而杨不在，遂晤司长王丹揆，畅论米市之事。王谓此事之阻力，在江宁财政公所，抽收芜湖米厘，须俟江宁不收米厘，方可议镇江开市之事。诒徵力持其说，王公人极诚悃，颇道歉仄之意，乞诒徵等原谅。是时，民政长在都督招待处，候诒徵等偕谒都督。因诒徵等与王公久谈，遂先谒都督，不知其语何若？及诒徵等由财政司赴招待处，杨已谒都督而出。见诒徵等即摇首相告曰：“米市恐不能成。”言外并有得意之状。

诒徵与李君复投刺都督。都督延入会客室，而迟久不至，遣仆来告，谓

“有要事不克见。已邀秘书刘君伯宗与二君面谈”。俄顷刘至，先阅谄徵等所上手折，即谓此事实无不可行之理。不但此省至彼省不当禁，即此国至彼国，按之经济学理，亦无可禁之理。然目前人民程度不齐，不能家喻而户晓。一旦开禁，恐不但各地从而反对，即镇江一般人民亦不以为然。谄徵等力辟其说，请其据情转告都督，刘允为转达，遂兴辞而出。

越日民政长回镇，朱胡二君持民政长介绍书谒都督。复至财政司，晤庶务某君，所言与前诸人大致相同。

廿五日，谄徵与朱、胡、李三君复入城，至财政司，王公适至省议会，废然而返。是晚，镇江来电，促谄徵回镇。谄徵以兹事未得究竟，复电约翌日回。

廿六日早，复偕三君及陈宜甫至财政司，谒王丹揆君。王谓此事必须与江宁财政公所商妥，方可批准，公等姑俟数日，此间当发信至江宁商之。谄徵等要其批示，王允翌日午后阅批。胡、李二君留苏候批，谄与朱君遂乘快车回镇，廿八日胡、李二君来镇，出督批，仍从缓议。众商及苦力者闻之，咸大失望。

卅日，有众数百人至省议员陈庆年家，责陈知家乡商务之疲敝，而不赞成请开米市之事。陈适新自苏返，出手书示众，盖陈在苏时已致书庄督请其速开米市，而众未之知也。

二月初一，商界开会，举代表十余人入城谒民政长，乞其再赴苏请命。民政长见众论如是，慨然对众自任要求开市之事，如不得请，决不回丹徒民政署，众情大悦。复约陈庆年、吴佐卿及谄徵等诸人同往，遂定于初二日午后赴苏。是日民政长及陈、吴诸君，乘輿赴车站，送者塞途。汽车始开，沿铁道之送行者数千人，手执欢送之旗，鸣爆竹致敬，直至车过宝盖山穴道始已。晚抵苏州，民政长寓惠中旅馆，予与朱中孚、王少卿、李仰彭、陈宜甫寓苏台旅馆。米商方铭耕、林雨农、陈绍章、丁让卿，广帮代表梁仲伟、郭逸卿寓吴郡中西旅馆。陈善余、吴组青寓永源旅馆，皆阊门外最大之旅馆也。

苏州自光复以来，兵不血刃，士女酣嬉，服物华靡，阊门外鸭蛋桥一带，尤为胜地。女闾栉比，剧场相望。选色征歌，金迷纸醉。游斯土者，鲜不乐而忘返，几不知今日南北尚未统一，兵事尚有绝大之危险。而是时省议会开临时会已十日，六十县之议员咸萃于是。议员之为民政长者，尤趾高气扬，

不可一世。议会重大之案，绝不过问，第日招邀朋侣，酒食征逐，继以赌博冶游。予观其气象，窃已心焉忧之。盖是时唐总理甫南下，各处谣诼纷起。陆军总长黄兴连为刺客所伤，误伤副官，讫未得行刺者之主名。而参议院争执国务员多日，并未发表。南中军饷，月支八百余万，财政部仰屋而嗟，一筹莫展。时局之危，更甚于去岁。而江皖各地告灾者，尤惨不忍闻。自清江以上，几于无一完全之户。有心人于此，宜其食不下咽，而诸议员民政长恬然不以为意，此即大乱之征也。

初三日入城谒财政司长王丹揆，询米厘事，云已取消。而镇江开市事，仍不能决。旋谒民政长沈信卿，争辩良久，仍以研究章程为言。询都督则已赴沪，怏怏而返。

初四日，同人约游范坟。予甫出寓，都督府以电话招予入城。因进城晤张倚云，知民政司询米市所用联单程式，允出城嘱诸商订之。旋至城外乘小舟追诸人，值之于中途，因雨阻，已罢范坟之约，改道向寒山寺，至则不过一新式房屋，了无丘壑可言。冒雨追舟，亟放棹回寓。初五复入城，谒沈信卿，沈不出，遣一陈姓科员招待，持联单式告沈，约二日后听信，复偕诸人谒马湘老，谈米市事，渠允代催沈公。予以中学事得快信及急电，急欲归镇。

初六日乘汽车返镇，知中校事为二三小人所攻击，并无其他重要之事。而乡民为周政齐一案，几至酿成大变，因留里中，为之调停。

周政齐者，裕隆洲乡董也。正月初二日，洲民擒盗贼五人，周命人枪毙之，弃其尸于江。洲民与周有衅者，发其事。议会议员吴廷障保珊为之介绍，请议于议会。议长杨君以其事之骇人听闻，亟请民政长、检察长严办。检察长立赴洲拘周至厅，讯明是案颠末，有积极理由六消极理由七，踌躇不能决。商之民政长，而周之兄名召齐者，前清拔贡举人，又举孝廉方正，与民政长交甚挚。民政长力主解脱周政齐之罪，而议会会长又得周在洲劣迹，连移三牒于民政署及检察厅。于是民政长告周曰：“此事吾极愿为之解脱，奈议事会不从何？”议事会各事多由正议长主持，而诒徵性慧多言，外间多谓议会之事，悉诒徵一人为政。于是以怨议事会者归怨于诒徵一人。

正月杪，各乡乡董开会公议周政齐之事，欲得诒徵而甘心，有来家告密者，诒徵一笑置之。民政长之赴苏，一方面为请米市，一方面即为请免周政齐。盖以市恩于乡民，为推翻议会攻击诒徵之计，经都督府严辞驳斥，其计

不遂。而镇地又发现杨汉池一案。杨为高资乡董，亦有枪毙盗贼之事。检察长提之至城拘禁，于是乡民大哗，纠众至民政署、检察厅、议事会，要求释杨，并释周。声言如不得请，则将暴动，杨议长闻信避匿。乡民麇聚议会，声势汹汹，愈聚愈众。民政署各员亟电苏告民政长，而移文至检察厅，请将各董移押民政署，盖初六晚间之事也。

初七日早，乡民又至民政署、议事会，要求释放各董。民政署电苏，请都督准行，至午未得复电。予至议会，与各乡董殷森、何文伯等及军界代表明翼飞、民政署科长钱荫曾等协商解散之策。先由诒徵以个人之名义致书民政署，叙述各董要求各节，准予暂行保释，俟后再行归案讯结。民署据予一人之信，即释所拘留之人。乡民数百人蜂拥而去，寻苏电亦至。与予致书民政署之词略同，其事始息。而李君仰彭以急电促予赴苏，遂乘夜车赴苏。

初八早抵寓，闻李、朱、王诸君告予以民政长在民政司告讦议事会梗概。大旨以周政齐之案，为议会所误，将请都督解散议会。而提法司谓议会及检察厅均无过误，其事始寢。予闻其说，亦漫置之。傍午，复偕诸人至都督府，晤沈信卿询米市事，而沈以众之渎请，意极不怿。屡言此间不受人之迫胁，公等各有职事，宜即回里，留一二人在此候订章程。众见其言之峻，众起争论，约一小时许，始罢去。午后，予偕陈宜甫谒马先生，乞其再向沈君催促，冒雨归寓。

初九日，复偕陈善余、杨振声至都督府谒马先生。马先生谓沈信卿告以丹徒诸人之来，其中大有手脚，益疑商人出钱运动。杨即应声曰：“此说诚然。”镇人咸谓柳翼谋得三千元，陈善余亦颌之。予不愿与之争辩，而马先生亦未为所动，允仍向沈君催促。予以是知杨公之意，非推翻予不可。随在皆有借刀杀人之意，吁可畏矣。是时马先生即告予等城外苏军与警察交哄，刀伤警察，予等漫应之。寻出城，予告众商似倾所闻外间传述予得贿三千之事，众商大愤，争欲诘杨此语所自来，以杨与陈尚未出城，俟晚间再议。

傍晚，沐阳李君联庚约同李仰彭饮于新太和酒肆，谈次闻喧轰之声大起，知系兵警冲突，仍纵酒畅谈，至七时许归寓。适张倚云来寓谈米市事，未及廿分钟，为寓外枪声络绎不绝，众讶其枪有实子，不知何故。倚云谓此常事，不必过问，仍拉予至惠中旅馆访姜枕仙。枕仙新任丹阳民政长，来省数日，故张拉手访之。